

张曼娟作品系列

# 海水正蓝

张曼娟 著  
ZHANG MAN JUAN

中

短

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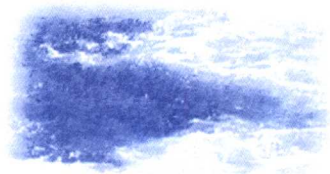
小

说

集

HAISHUI ZHENG LAN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# 海水正蓝



张曼娟/著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海水正蓝/张曼娟著. —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  
1998.10

(张曼娟作品系列)

ISBN 7-5313-1939-X

I. 海… II. 张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23437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字数:200 千字 印张:9  $\frac{1}{2}$  插页:5

印数:1—30 400 册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陈马林

责任校对:陈文本

封面设计:耿志远

版式设计:耿志远

---

ISBN 7-5313-1939-X/1 • 1683 定价:15.80 元



張曼娟

## 海水始终蓝似缎

### ◀大陆版自序▶

《海水正蓝》签约给出版社的那一天，我在回家的路上，忍不住哭了。

因为，我一直梦想三十岁的时候出书，成为一个作家，结果，二十岁刚出头还在学校里念书，就因为太多盗版商盗印我的作品，不得不正式出版了这本书。

我觉得小说写得不够好，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好，觉得那些故事不再属于我一个人了，一种天真的感伤，使得我落下泪来。

那时候，没有任何人预料到，年轻新人的第一本小说，竟创下了畅销排行榜上最久的纪录；接着是不断被改编为电视与电影；由读者票选为四十年来对台湾影响最大的书之一。

《海水正蓝》有了自己的生命，飘洋过海，与海内外许多读者建立起亲密的关系，小说中人物的情感与命运，深深牵动着许多人。那种执着、单纯，对于世界的美好信

仰，勇敢而热烈，正是那时的我，心灵最真实的境况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我也过了三十，有时会被问道：

“当初相信的那些，现在仍然相信吗？”

我相信，但却是有条件的相信着。

我相信情感的珍贵与美好，但，我们必须勇于付出，才能拥有。

我相信人间隐藏着天使，因为我常常看见那些不肯飞翔，只愿守护的羽翼。

《海水正蓝》签约给布老虎，并且出版简体字版的这一天，我却微笑了。

因为我知道，对于生命与创作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而那些关于青春与真挚的质素，我仍没有失去。就像我们见过海水的灿蓝色，一种绝对的光度，便是在梦里也忘不了，有时也会莫名地担忧，海水会不会褪了色呢？直到多年后再度照面，惊讶地发现，海水比想像中更蓝，何等新鲜烈态的蓝色。

海水的气味，据说与眼泪的气味是相似的。

《海水正蓝》曾经令许多人落泪，而我真正盼望的是，在泪水之后，你能和我一样，在其中获得温柔的抚慰与鼓励。

这本书献给愿意流泪的你。

一九九八年七月 客居香港吐露港

## 序

张晓风

我下课晚了，她在教室的走廊上等我。我们一齐到教员休息室去，休息室外是操场，操场尽处是溪水，至于山，则在水的那一边和这一边错叠着。

中文系研三的女孩，一身云白色的衣裳，黑发婉转依肩，问她最近如何？她说正在写一篇有关唐人传奇中人物性格的论文，手里却又拿着第一本小说的校样，面对这样的女孩是会令人对时空恍惚的。她是从洛阳古城繁花似锦的春天里走出来的吗？她所穿的是一尘不染的齐纨吗？这样好的秋天，这样好的校园，这样好的三年前小说课上教过的学生，这样好的第一本小说集，我竟答应为她写一篇序了。

曼娟，这样的名字和一段怎么的史迹系在一起呢？对我而言，她曾是名册上一个等待评分的未知，曾是大专小说竞赛中名列第一的熠熠荣耀的代号，她因此获得一笔在大多数人看来都颇为可观的财富（六万元）而她居然一口

气又把它捐掉了。这之后，是读研究所，是陆续的读和写——以上，算是既往的史料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的未来史。每个作者的每一本书都只该是大漠行脚，每一枚慎重的留模，都是把自己全人作为印章来盖的钤记。但是，如果你要寻找那脚印的主人，她却已行在千里之外了。

谢谢曼娟一直让我分享她的光荣，如果容我苛求的话，则我会希望在她的渊仁之外，在她雅贍密邃之外，在她纵横流溢的才情之外再加一份霸气。

离开师承，离开少年英发的自己，有的时候可以是更深的回归——虽然其间有大冒险。

我与曼娟，虽有师生之名，也不过是曾得一得之愚与她分享罢了，而此刻说话的我已只是一个读者了。而你，任何在书肆里由于某种机缘而买了这本书的人，虽然身为读者，但如果你不惜将一己之见诚恳地告诉她，则你岂不也是她的一字师、一句师或一见师吗？

曼娟不是一个只想听赞美的人（虽然她值得），故敢为出言如上。



## 目录

- 1 海水始终蓝似缎
- 1 序/张晓风
- 1 长干行
- 21 落红不是无情物
- 43 俨然记
- 67 永恒的羽翼
- 101 黄道吉日
- 129 乍暖还寒时候
- 167 今夜明月在荷塘
- 195 苏醒
- 225 阳光以外
- 255 海水正蓝



长 干 行



1

她是他二十几年回忆中惟一的温柔。

她的名字叫意婕。

她第一次出现在他眼前，只有五岁，穿着短裙，浑圆粉藕似的手臂上，套着一只鲜红的、晶莹的玛瑙镯子，稀疏柔软的发丝束在头顶，系着一条天蓝色的发带。微风吹过，裙上的荷叶边儿飘飘的，灿亮的发带飘飘的。她的小手握在她母亲手中，她母亲正和他母亲说话：

“你们能搬来真是太好了！这地方环境不错，就是偏僻了点，我们咪咪最可怜，连个玩伴也没有，附近都是野孩子！咪咪！去！跟小哥哥玩！”

意婕被她母亲推到他身边，他下意识地退后一步，她母亲开怀地笑起来：

“小男生还怕羞啊？你们儿子真乖，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！”

“哲生！”他母亲有些愠怒，拍着他的背脊：

“带咪咪去玩儿啊！你弹钢琴给咪咪听！”

两个小孩儿坐上钢琴椅，哲生有板有眼地弹完“河畔明月”、“平安夜”，意婕的眼睛又圆又亮，眨呀眨的，小巧的嘴唇忘情地启着，他的双手平放在琴键上，转头看她：

“好不好听？”

意婕用力点头，她的童音又甜又软：

“好棒哦！小哥哥！你好棒！”

他微笑着，牵起她的食指，轻轻敲在琴键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意婕小小的身子一震，又紧张又兴奋，她扬声笑起来，双眼更晶亮了。他也笑，握着她的手指去敲其他的琴键，一连串杂乱刺耳的声响此起彼落，她又叫又笑，他满心都被奇异的兴奋胀满了，于是，他也一直地、歇斯底里地大笑。

她很快地与他熟悉起来，他牵着她的手上学、放学，假日里，两家大人正好凑一桌麻将，他带她爬山、上树、捉蝌蚪。天晴的时候，他们爬到树上，可以看见家，看见爸爸办公的大园子，还有学校的操场，追逐奔跑的小朋友。下雨的时候，他采下野山芋的大圆叶，做成一把绿色的雨伞，两个人躲在伞下，还是湿淋淋的。

“你不要叫我咪咪嘛！”她常有些小小的抗议：

“好像小猫咪的名字一样！”

他后来再没有叫过她“咪咪”，一直都叫她“意婕”。她说的话，他全放在心上。他宠她、纵容她，原先有些孤僻的性格，也为了适应她，渐渐改变了。

有一回，他也对她生了一次气，只因为她对人说哲生是她哥哥。

“谁是你哥哥呀？”他满心不高兴，也说不上是因为什么，就是那样犯别扭。

“好嘛！好嘛！不要生气了，小哥哥……。”她走在荷花池的边缘，低声求饶。

“叫你不要再叫我哥哥了——。”他第一次对她吼叫。

她一惊愕，“扑咚”一声滑进池塘。

不过是转瞬之间的事，哲生用力抓住她，然而她的半截身子陷进了泥塘，他抓住她的手，却抓不住她继续下陷的身子，她喊叫挣动，陷得愈快。

“小哥哥。——”她惊恐地望着他，怎么也脱不出这个可怕的泥坑。

“不要怕！”他的声音凄厉地：

“我拉你！拉你出来——。”

哲生拼命拽住她，他是个细瘦的九岁男孩，拗不过整个神秘的黑窟，拉着扯着，他开始哭起来。

“小哥哥！我好怕！有人拉住我的脚啦！”意婕微弱而费力地嚷叫。他拉不动她，也无法向人求援，他知道自己一旦放手，她就会被整个泥塘吞没了。

“真的，有……有人拉我的脚啦……。”意婕再度呻吟。他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恐惧与愤怒，声嘶力竭，乱七八糟地狂喊：

“走开！走——走开！不要拉她！不要拉她！放开她！放开她——。”

他恐惧她将离开他；愤怒有人将她抢走——他只有拼命，拼命地拉着他的意婕……她的身子活动了，多么神奇！他渐渐拖出她了，她在他的协助下，爬出池塘，瘫软地坐在草地上，除了雪白的小脸，浑身都是污泥，她低头从足踝上解下一段水草，对他说：

“这个……拉我的脚……”

说着，眼圈一红，掉下泪来，由哽咽变为嚎啕，他也

跟着哭泣。

他带着她找到一个水龙头，冲去身上的污泥，俩人坐在午后的阳光下，晒晒湿衣服。树上的鸟鸣聒噪，知了正卖力地嘶喊，卖枝仔冰和冰淇淋的小贩来了又去，他们只是坐着，没有说话，像在刚才的一霎间，成长了许多，不只是个六岁和九岁的小孩了。

她的鞋子，在方才的一场“劫难”中遗失了一只，要回家的时候，他替她脱下仅存的那只鞋，对她说：

“我背你回去！”

他背着她，提着她的鞋，往回家的路上走，那片荷花池塘在夕阳下分外美丽，却令他的心一阵阵惊悸。能够感受到意婕的心跳与呼吸，是多么美好，倘若……他想着，心底一阵酸楚，纷纷地落下泪来。

她回家后还是生了场病，差点转成肺炎。大人们事后也追问发生了什么事，她轻描淡写地说：

“我掉到池塘里面，哲生救我起来的……。”那次以后，她再不叫他“哥哥”了。

“喝了水没有啊？”大人问。

意婕摇摇头，她父亲一把抱住她，宠爱地：

“好啊！虾蟆不吃水，太平年——”

一屋子的人都笑起来，她带笑的眼眸在他脸上一闪，垂下头去。他的心紧紧一缩，缓缓舒开来，第一次切切感动，因她是个女孩。

上了中学，他们仍是形影相随。他高一，她初一，放学之后，在一起做功课，他的母亲最擅长烘焙小点心，他们边吃边谈，直到她母亲在隔壁唤她回家吃晚饭。

他一直没有放弃钢琴，并且自己练习谱曲，把他们共同喜爱的诗词谱成曲。初三那年，她抄了一首李白的诗，送给他，那是李白的长干行：

妾发初覆额，折花门前剧。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同居长千里，两小无嫌猜。

十四为君妇，羞颜未尝开。低头向暗壁，千唤不一回。十五始展眉，愿同尘与灰。

常存抱柱信，岂上望夫台。十六君远行，瞿塘滟滪堆。五月不可触，猿声天上哀。

门前迟行迹，一一生绿苔。苔深不能扫，落叶秋风早。八月蝴蝶来，双飞西园草。

感此伤妾心，坐愁红颜老，早晚下三巴，预将书报家。相迎不远道，直至长风沙。

他拿着那首诗，心头一阵酸涩，一阵激动，她那年正是十四岁呵！天！多好的一首诗。

他在当天夜里谱成了曲，重新抄写一遍，投进她家信箱。那天晚上，事情爆发了。



意婕被她母亲拖着冲进他家，他父亲不在，他母亲连忙迎出来，他开了大门，直视着她苍白的脸，她垂着头，短发零乱地披在脸上。她母亲朝他母亲咆哮起来：

“你们家的人太厉害了！你先生会做人，是主任面前的红人，凭什么欺负我们？哦！好事轮不到我们，却要调我们到那么远的鬼地方去？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们要调走，我们也难过……。”他母亲低声分辩。

“少来这一套了？冯太太——别在这儿猫哭耗子假慈悲！今天大家把话说清楚，我们哪里得罪你们？逼得你们借刀杀人——？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”他母亲转向他：

“哲生！带咪咪到你房里去……。”

“干什么？干什么？”她母亲一下子暴跳起来：

“原来是你这个做娘的教唆你的儿子勾引我的女儿啊！当着我的面，你也敢——？”

他母亲的脸色一下子沉下来，当她生气的时候，总是格外冷静：

“楚太太！我实在无法想像，你会说出这种可怕的话！你侮辱的不只是我和我儿子，还有你一手调养的女儿。”

意婕抖瑟地，张开嘴，发不出一点声音。她母亲扬起手中的纸张，走向他的母亲：

“我的女儿我管教不严，你的儿子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东西……你看看！这算什么？”

他母亲接过那张纸，好容易将冰冷愤怒的目光从纸上